

珠峰脚下

■汤成难

汤成难,1979年生人,现居扬州。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比邻而居》,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J先生》《月光宝盒》等。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汪曾祺文学奖、梁晓声青年文学奖、“金短篇”小说奖等。

过了日喀则,愈发荒凉了,土地一毛不拔,山体风化了,石头变得酥脆,一切轻飘飘起来,仿佛一阵风就能将这儿吹得干干净净。

砂石堆里凸起了一块,仔细分辨,才看出那是一间屋子,矮矮的,是用砂石堆起的。房屋四周不见人,只有一两只牛羊,也是砂石一样的土灰色,正低着头在土中刨着什么。

一只狼站在路边看车缓慢经过,似乎很茫然,直到车远去了,狼还是刚才的姿势。

我们的车开得极慢,有点不愿前往珠峰似的。车上共五人,互不相识,都是司机从拉萨一路“捡”来的,司机兼导游,说我们这个散客团一共六人,还有一个在前面等着呢。果真,到定日又上来一名女人。女人看着有50多岁,极瘦,背着一个与她差不多大小的旅行包,背有些驼,不知道是不是背包重量导致的。

车上很安静,几个脑袋正专注地看着窗外。离珠峰越来越远,我有点激动,我喜欢辽阔,荒凉,以及白雪皑皑。想自己此行的目的——其实也没有目的,只是心中郁郁,想来这极致的地方排遣罢了。

珠峰是我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我已经看过卓木拉日和中印边界的雪,雪躺在山阴处,最厚的有一人多高,被铲得方方正正,像砌得齐整的麻将,手摸上去,有南风的意思,不冷。

傍晚时分,到达珠峰一号营地。大家把行李从车上转移到帐篷——行李是按照要求带的干粮,洗漱用水和饮用水,睡袋,羽绒服,氧气包。以为有五次进藏经验,便擅自减去了后两样。

先自由活动,天灰蒙蒙的,砂石失去了引力,当空飞舞。千里迢迢来这儿就是为了看珠峰,既然看不到,也便无事可做了。我离开人群向西走,直到看见一块表面风化的石头才停下,刚坐下,发现女人也正坐在另一侧。

我们没有说话,我不喜欢与人搭讪,看来她也是。风沙打在脸上,生疼,我们不约而同地将脸埋在腿弯里。现在,整个山谷都交给了风,风在狂奔,在撒欢,它们成了高原的主人。我在城市也曾仔细听过风的声音,耸立的高楼把风切割成一丝一丝的,混凝土和玻璃构成的房子把风死死关在外面,风撞在玻璃上,撞在钢铁上,变得急迫和狂躁。

是一个人来珠峰吧?我愣了一下,确定是她的声音,便“嗯嗯”应道。你也是吧?我问,显然有点明知故问了。在她嗯了一声后,我们又陷入沉默。

这一年我把干了十多年的建筑工作辞了,由一个建筑工程师变成一名靠写作吃饭的人——我常常做一些破釜沉舟的决定,而这些决定让自己又陷入到某种困境。

暮色降临,黑暗一点点弥散。我和女人一前一后往帐篷走,她走在前面,为了对付风力,她弓着背。我猜度她的职业,除了一名家庭主妇,我想象不出她会是什么职业,也不像是经常户外远足的人,因为刚刚在帐篷里我发现她的用品很不专业。

返回营地,天已经黑了。手机没信号,也没电,一进入高寒地区,一切电子产品便偃息歇。帐篷中央有一火炉,干牦牛粪滋滋地炸裂出火花,每个人都看着这团火发呆。火光明明灭灭,让人想起很多与火有关的成语:干柴烈火,刀山火海,火上添油,火冒三丈,热火朝天……然而这些词语都过于热烈了,因为再过一会儿,炉火将要熄

灭。物资贫瘠的珠峰脚下,没人会提出燃烧一夜这种奢侈要求。

时间顿时松垮了,有人慢慢整理行李,所有的眼睛便一起注视着;有人玩弄手上的珠子,所有的眼睛便一同随珠子转动。

带来的水要节约用,脸洗了一半,毛巾冻得硬邦邦的,像木板,轻轻一掰,断了。用半块毛巾板蹭几下脸皮子,生疼,算是清洁过了。

临睡前去小解,跋山涉水一样在黑暗里走很远。黑暗无边,索性闭着眼睛走。再睁开时,眼前竟明亮了些。黑暗不那么纯粹了,夹杂着星星点点,是雪。伸手在空中一阵乱舞,头上,脸上,脖子,便有了窸窣凉意。

帐篷是六边形的,每个边安置一张一人宽简易床,六人首尾相接躺下。女人睡在我脑袋相接的一侧。她把包放好,坐在床上发呆。帐篷外的呼呼风声,氧气瓶的水泡咕咕声,火炉里苟延残喘的噼啪声……世界是由声音组成的。我不知道怎么就睡去了,是昏睡。很快又醒来,看时间才是子时。从前的时间是大江大河,是奔流直下;现在的时间是潺潺溪水,是雨滴,是屋檐下的冰凌子。昏睡,醒来;再昏睡,再醒来……时间在褶皱里停滞不前。再醒来时,是被胸口巨大的手掌压醒的——高反开始了。

胸口那只无形的手越来越重,一只手,两只手……无数只手。后半夜十分难熬,呼吸困难,间歇看一看表,才过去一分钟。不敢坐起,怕惊扰别人,在黑暗中调整呼吸。

呼吸是个技术活儿。突然很想念妈妈,想象连绵的雪山是妈妈的怀抱。我将手臂向前伸展,手在触碰到床沿时停住了,用力调整呼吸。

突然,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是那只白天所见到的又糙又小的手。我刚要抽回,手在我手指上轻轻按了按。好一会儿,才放开。我的心微微颤动,鼻子又一阵酸涩。

天不亮就爬起来,不是起床,是起死回生。帐篷里一切都是冰冷的,氧气瓶的气泡冻起来了,炉子寒意袭人。有人小声地慢慢地讲话,顿挫有力,好像要咬碎一个个冰块才能释放出一个个字来。大家都走出帐篷,向着西边而去,珠峰在我们西边。天空明亮了一些,山形隐约可见,大片大片的云将珠峰遮盖了。



雪很厚,脚下咯吱作响。有人追上来,与我并肩而行,是那个女人,脸上裹着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因为疾走,正大口大口喘气。

等风把云吹开,就看见珠峰了。她说。是啊,我回答道。

她又问,为什么一个人来珠峰?我停了几秒,说,把工作辞了,青黄不接。你呢?我啊——她一愣,说,就想来看一下。

我们在一块石头前停下,由于雪的覆盖,原本嶙峋的石头变得柔软而妥帖。她说两年前就想来了,一直没有勇气,可是不来的话,又没法继续生活。她喘了口气,说这是第一次进藏,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就是想来看一下,跟着她走一遍……她有些语无伦次,像在倾诉,又像是自言自语。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她的女儿几年前在去往珠峰的途中遇难了。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安慰的词。我从背包里取出茶杯,拧开杯盖,往杯盖里倒出一些热水递过去。

她坐在雪上,将热水慢慢饮尽。她的脸很小,眼睛分得很开,皱纹像藤蔓一样从嘴角蔓延出去。她好像被呛着了,不住地咳嗽,越咳越剧烈,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我在她后背拍着,她很瘦,肩胛骨高耸。她用力咳着,好像并不是为了咳嗽,而是要将什么排出体外。半晌她才抬起头,一缕头发粘在眼角。

我把手伸过去,像夜里她握住我一样握住她的手。风把云吹开了,她又喃喃道。

我们都仰起头,云在雪地上留下大块阴影,看不见风,却看见云急速移动。云被风吹散了,像蚕丝一样粘连,天空露出一个明亮的豁口。太阳出来了,阳光照耀着珠峰,每一片雪都散发出金色光芒。

等风来



夜丛林是一件非常纯洁的衬衫
疏远着世界
寂静包裹它生机的形体
我进入那领地,触到被雨滴洗过的
灌木中的思想
一切都坠满阔大的丛林
蔓延深邃的没有边际的白雾
人消失在那里,又从另一个出口出生
我在林中行走,感受十二岁的生猛
但只要一阵风就能使这儿醒来
今天的风只是昨天的,而明天的正是
最初那次

古老是现在,或未来的无数次发芽
等这风突然刮起,它们将
陷入记忆或一片冲动的美
那时整个星球将转动
在它们翅上,在脱落的籽中
物语将复苏
我飞快奔跑,像藤蔓生长
在上升之雾与下沉之叶的彗气里
星球开始诉说

起风了

你知道,唯有那熟悉的
风渗透
带来气味。像翠鸟衔着记忆
掠过水,掠过清晨
黑暗才能
使你的眼睛亮起
波纹的苦难日记将送至对岸
留下痕迹,使往事返回
你这才看见雨的气味
火的骨,
以及思想的暗色形体
风不可捉摸
刮亮玻璃门
它将搅动一切
除了那最稳固的

等风来(外一首)

■玉珍



玉珍,1990年出生于湖南株洲,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花城》《作家》《诗刊》《长江文艺》《青年文学》《汉诗》等刊,出版有诗集《数星星的人》《燃烧》。

主题词写作

等风来

■李晔

回到怀抱

李晔,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开始发表小说。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金短篇”小说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十月文学奖”新人奖等,出版有小说集《雾中河》。

冷漠。其实你还看见了自己的麻木和冷漠。

天空的颜色在女人仰望的瞳孔中逐渐黯淡,如同灯火逐盏熄灭。澡堂的灯火早已亮起,人们三三两两打门前走过,今天是雨天,生意冷清。你看不到水蒸气从院子里缓缓升起,只有那只还在冒烟的黑色烟囱使人感到一丝安慰,这说明一切还在运转。女人站在澡堂前,静观雨的坠落与毁灭,它们在她潮湿的脸上破碎成更小的水珠。人们打着伞走过女人身边。

列车依旧没有到来,连一点动静也听不到。有人告诉你,列车过来时,铁轨会率先颤动。你没有看见铁轨的颤动,你只看见了自己的颤动。风不但吹响了列车时刻表还吹起了你的衬衫。站台年久失修,雨水从屋檐的漏洞鱼贯而下,打在你的脖子上,使你发出啾啾的声响。

年轻人终于回来,露出仿佛首次见到你的表情。他打开了值班室的门,然后转身对你大声说,喂,不要等啦,列车不会来了。你向他露出一个不可置信的表情,所以他接着向你喊,前方发生泥石流,铁轨被埋了。你问,什么时候能通?男子尴尬地笑了,像外国人一样耸了耸肩,说,美国的大楼被飞机撞了,你不知道吗?随后男子走进值班室,再也没有出来。你觉得这个人果然不可思议,什

么美国,什么大楼,这一切与你何干?你走下了台阶,走出了车站,你走在山坡蜿蜒的道路上,背上是一只愈发沉重的灰色背包。夜色开始统治一切,也遮掩一切,即使世上有灯,还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灯火始终有限,无法穿透无边的黑暗。

女人站在灯火之下,如同雕塑般纹丝不动,倾斜的雨丝在昏黄的光线中如同背景一样浮现,使得此刻置身雨水中的人神秘而又病态。路上已罕见人,偶尔有熟人路过,也只是对女人摇摇头,然后走开。女人平静地目送路人远去。

女人还目睹了你的到来,你浑身湿透,以往朝天空耸立的短发已经倒伏,紧紧贴在额头。你的衬衫与身体形影不离,水在上面制造了多种图案,像你单薄的身躯为背景。你又出现在这条浮肿的道路上,女人以你期望的姿势继续站在那里,你多么想再看她一眼,你说不清她如何吸引你,使你从她身旁走过时心跳加速。

夜晚来临前,也就是两个小时,你从这条街上走过,就看见她站在门前的背影。那时没有雨,只有一团细小的飞虫在樟树下缭绕飞舞,像团小小的龙卷风。然后你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道,当然这要归功于那阵突如其来的风,它使你还未走近女人时,就熟悉了她的味道。等你和她真正擦肩,香味却消失了。你好奇地回头望了一眼,这一眼使你惊诧,原以为那是个年轻女人,可这一

刻,她的面容却如此苍老。现在你又出现在这里,本来你是要坐一班慢车离开这个让你短暂停留的小镇的,可你又回来了。

你觉得这场意外停留和女人有关。女人的男人从大门里走了出来,是个老头,留着发白的胡子,穿一件白色背心,脚下趿拉着一双澡堂随处可见的拖鞋。男人只对女人说了一句,给我回去。女人这才转动身子,发现了站在一旁的你,从她疑惑又腼腆的表情来看,显然不知道你已到来多时。正在她进门的一刹那,你突然说,我要洗澡。

就这样,你第一次踏进了这座澡堂,女人在前方引路,澡堂子在后院。她把你带到澡堂前,指着左手边,你看见了那个潦草又褪色的“男”字。你掏出被雨水打湿的钱,皱巴巴地递给她,你触到了她的手,如同雨水一样冰冷。这一刻,女人仿佛又年轻了许多,你猜不透她的年纪,你多想和她说上几句话啊,可你却事与愿违似的什么也没有说。你看见她走进女澡堂,有种想跟进去的冲动。

热水顺流而下抵达身体的各个部位时,你才感觉暖意正在回归。雨水带来的寒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舒畅的战栗。你多久没有洗过这么酣畅淋漓的澡了?这半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你连洗澡的享受也剥夺了。现在你躺在浴池里,把身体沉入水中,只露出一截脖颈与脑袋,这让你感到安全。你甚至开始想那个女人,仿佛她就躺在你的对面。你露出一个纯洁得毫无杂质的笑容。

你逗留在这个镇子,小旅馆恰好开在澡堂对面。你把它当作彼此的配合,旅馆不提供淋浴。空中依然飘着淅沥的雨丝,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人望不到头。你向旅馆老板打听宵夜的地

点,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她告诉你,出门左转,走到小广场,那里有砂锅粉和烙锅可以吃。你从店里借了把伞,走上黑暗的街,澡堂此时灯火熄灭,一下隐入黑暗中,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一家店子。

你最终选了烙锅,你想把夜拖长。作为本地特色的宵夜,一个人吃烙锅显得醒目,但你不管,你确实饿了,你点了洋芋片、臭豆腐和牛肉,还有一盘盘龙黄鳝,都是老板娘推荐的,甚至你还点了一瓶啤酒,这样的搭配对于你饥饿的胃来说,足够了。店子不大,是个通间,摆着四张这样的矮桌椅:桌子中空,里面放一煤炉,平底铁锅就坐在上面。你觉得新奇,东西很快上来,食物被浸在看不出颜色的油里,等待温度一点点升起。

店里还有一桌人,就在你身旁,你能感受到同桌人的体温。你还听到了他们的谈论,一种你已能勉强听懂的地方言。有人说,晓不晓得,澡堂要关门了,老板要带她婆娘回老家了。有人接话,那个女人被卖过几次哟,遭孽,生过几个儿女,到这里就不行了。有人感叹,怪不得人傻了,倒是安静,不吵不闹的。最后有人说,不会又被卖掉吧。

这些话让你感到彻骨的寒意,仿佛被人看穿。你曾经就这样被人贩带出了大山,带到了北方,你的养父母最终向你坦白了过往,他们不说,也阻挡不了更多的消息从你周边涌来。你残存的儿时记忆只是山与水的重复,养父母也只能模糊地说出一个省的位置,再无法精确了。于是你来到了这片大山之中,开始了寻找,可你没想到这里的山太多了,河流也很长,你迷失其中。

时间过去了多久?你打了个长长的饱嗝儿,眼神变得迷离。你喝掉了手中第四瓶啤酒,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冰冷。你迫切地想要回到澡堂里,回到热水的怀抱中去。

